

後漢書集解

五行志一第十三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後漢書十三

梁

剗

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竝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笑以亡寢食蜀亡魏徵不至竝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

呂續前志云

集解先謙曰續志並依五行傳撰論每卷下另標題目不知何人所作殊爲疏謬今分注於各卷下以明之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

天庫將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

飲食不享

鄭玄

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

大略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

出入不節

鄭玄曰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

集解

惠棟曰易說卦曰震爲大塗鄭氏注云國中

三道曰塗震上直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

奪民農時

鄭玄曰房

心農時之候也

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

爲朝廷房心爲明

堂謀事出政之象則木不曲直

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

直人所用爲器也無故生不暢

茂多折槁是爲木不曲直木金水

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

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

月五星旣見適於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不可以採曲直

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

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

不能敬其事也厥咎狂

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儲對厥

罰恒雨

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

洪範曰貌曰恭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

南子曰金不厥極惡

孔安國曰醜陋集解惠棟曰鄭玄曰醜陋之生於人則爲惡

時則有服妖

鄭玄曰服時則有龜孽

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時則有雞禍雞畜之

貌之飾也

時則有服妖

鄭玄曰服時則有雞禍

鄭玄曰雞畜之尚

有冠翼者也

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

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矣

集解惠棟曰注洪範傳其稱

鄭玄曰服時則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

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矣

集解惠棟曰注洪範傳其稱

鄭玄曰服時則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

洪範傳則劉向所撰也

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

鄭玄曰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

時牛足反出背上也

時則有青眚青祥

鄭玄曰青木色也眚生於此祥自外來也集解先謙

曰前志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

鄭玄曰滲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

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

惟金沴木

鄭玄曰滲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

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

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

也及妖孽禍

痼皆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

爲之占也

集解惠棟曰前書五行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

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

金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

與木對金勝木故云衝勝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

朝月之朝

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之歲

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月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

旬爲月之夕

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朝隅中至日跌

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

也大傳又云其二辰

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歲之夕也

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

假今歲之朝也

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歲之中

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

歲之夕也

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

日月朝則

上士受之

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

曰明王有四禁

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

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

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
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
天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賸墓蟲也
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
之簾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
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
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滌作見若是供御帝
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不供御六罰旣侵六極
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
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輒轉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
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旣坐酒
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劖怒曰小兒戲尙
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爲關內侯召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荊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召荊
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荊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召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是

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
田覺之間憲憲又上言借之上召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
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
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馳驅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
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馳驅後遂誅滅集解先謙曰
以上貌不恭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

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

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曰

儲字聖明丹陽歙人曉風角占候爲章句洪頤煊曰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後漢方儲字聖明遭母憂負土成墳松柏數十株鸞鳥棲其上白兔遊其下御覽卷三百四十五引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仲中曰臣文武兼備上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又歙縣志有方儲傳云方儲字聖公精

孟氏易通圖識建初四年舉孝廉又舉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之士丹陽太守周韶以儲進儲極言天降災咎之由上召見儲等試解棼絲眾莫能理儲拔劍斷絲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上深偉之除郎中尋出爲句曲令六年遷阜陵令遭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十本致鸞鶴白兔之瑞元和初轉洛陽令和帝永元五年六月將郊祭以儲善天文問之勸帝母往其日天晴明帝遂行詔責其欺儲曰臣受書先師推步萌兆今咎時且至願乘輿亟還使者去儲嘆曰爲人臣恥蒙不忠名遂自殺比駕還雨雹大如雁子鹵簿後乘士皆疾馳去帝大驚使召儲儲已死帝甚傷之追贈太常尚書令封夥侯詔護其喪還葬世皆言聖公仙去於是民皆朝祀之兄濟南郡太守儼丹陽太守剛果皆類儲注云出元祕書李孝光集疑是謝承書之文先謙曰以下空格官本皆提行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

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

集解錢大昕曰續志凡京師皆作京都避晉諱也百

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

案本傳陳忠奏以爲王侯二千石爲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曰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兒子

熹元年

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渤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案解先謙曰以上恒

雨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鬚集解錢大昕曰
光武紀作繡驅惠棟曰
扇依續漢書當作裾時智者見之呂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齶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列傳曰冀婦女

又有不聊生髻

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齶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

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歎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跋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

惜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俟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

呂次誅鉏京都正清

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愬貶具瑗雖剋折姦首羣闈相蒙京都未爲正清集解官本考證云

寅當作演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厯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曰葦方笥爲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

見文他目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
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陵園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驥躬自操轡驅馳周旋已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已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已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驥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驥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驥也集解惠棟曰如汝人才皆爲令僕乃知此語有本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

跨踏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曰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

集解

先謙曰官本無也字犬甞互見

京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承

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

集解惠棟曰傳讀爲轉

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

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

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强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

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

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

門

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戎今假號

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

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

集解惠棟曰干寶云是天子將

欲失位降在

阜隸之徵也

其後天下大亂

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檼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檼喪家之

樂挽歌執繡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猝諸貴樂皆死

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檼挽歌斯之

乎效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昌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袁山松書曰禪位於魏集解先謙曰以上服妖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

尚未變詔呂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

宣帝黃龍

元年

集解先謙曰官本不空格是

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

卽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

歲后父禁爲平陽侯

集解錢大昕曰平陽當作陽平傑舊傳此文亦辨誤

女立爲皇后至

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㠯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集解何焯曰在侍中寺者兆宮省臣將有雌化爲雄者曹氏之祥也莽后族操閭孽其占同惟冠未變者至子不乃篡

溢也先謙曰以上雞禍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集解惠棟曰視東觀記作掘又分下東觀記有玦字符瑞志同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集解先謙曰以上青祥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㠯爲太學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

言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

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

集解惠棟曰紀以爲熹平六年二月事

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

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

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

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

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

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

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三年二月公府駐

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集解洪亮吉曰案靈帝紀注引此志又云四十餘間未知誰誤先謙曰官本空

提行
格皆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袁山松書曰李催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集解何焯曰占在王允不在卓也袁書是李催傳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窮蹙乃下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催郭汜鬪長安

中催迫劫天子移置催塉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

卿呂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催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

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邪等數十人

集解洪亮吉曰案獻紀有士孫瑞苗祀魏桀朱

展沮雋而不著田邪與此不同先謙曰以上金沴木沴者氣之相傷也前志凡屋自壞皆爲金沴木

五行傳曰好攻戰

鄭玄注曰參伐爲武府攻戰之象

輕百姓

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篤城郭

鄭玄注曰昂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

保侵邊境

鄭玄注曰畢主邊兵

則金不從革

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

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

從刑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集解惠棟曰注從人而更人作火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鄭玄曰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

集解先謙曰官厥咎僭鄭玄曰君臣不厥罰恒陽鄭玄曰金主秋治則僭差矣

本言下無之字

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集解先謙曰官本陽無以制

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蟻螽蝴蝶之類生作陽餘正文及注皆作暘

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時則有詩妖鄭玄曰人爲憂故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

言志也

時則有口舌之痾鄭玄曰犬畜之以言時則有口舌之病鄭玄曰言失之病

時則有犬禍鄭玄曰守者屬言

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曰爲毛蟲父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
太后專政婦人呂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